

嫫蛋记

FAN DAN JI

——那曾经的岁月



嫫蛋：河南方言，母鸡下蛋的意思。

——编者注

杨杰 著



 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魁 蛋 记



——
那曾经的岁月

杨
杰
著

摩 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媸蛋记:那曾经的岁月 / 杨杰著. —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75-4651-4

I. ①媸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2083号

媸蛋记:那曾经的岁月

著 者: 杨 杰

责任编辑: 刘新颖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cbs.com.cn>

电 话: 总 编 室 010-58336210 发 行 部 010-58336212 58336238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16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元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978-7-5075-4651-4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把初稿用电子邮件发到出版社后，心便忐忑不安了。几年来在 QQ、微信上随意写成的几十篇文字，现真要结集成书，心想：将来书印出来送给人看，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哩！既然稿子发出去了，好任由它去吧，媳妇再丑早晚也要见公婆的。

我是个贪玩的人，老是坐不住，也安不下心，自小长大读书时没少挨父母骂：凳子上有痰藜么？闲暇时间，一听到有人约着玩，常常魂不守舍，再累再忙也要变着法出去玩一把。一日看闲书，书中有位大作家，由于打牌上了瘾忘了约稿，杂志社催得急，只好从牌桌上恋恋不舍地站起来，钻到卫生间，坐在马桶上完成了任务。我看完这篇小文，好玩的“负罪感”也释然了，人家那么大的人物还不改贪玩的天性，何况我这等无名小卒。过后才发现我写的好几篇小文章，竟然也是玩牌以后写成的。赢了从来没写过文字，因为头脑兴奋，兴奋了心就不静，心不静就写不出文字来。打牌输了，悔牌的情绪无处发泄，就想找个方法出出气，自己打不过人家、骂不过人家，只好像阿 Q 一样，找个能欺负的，于是闷头写出点文字，虽说文字粗糙不堪，但孩子还是自己的好，心情便立

即好起来，这也大概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。

我从不强求自己写文字，想写就写几句，不想写就不写，所写的文字全是有感而发，生活中不定遇上啥事，便有了题眼，所以写的零零散散，不成体系，文风也不一样，这大概与当时心情有关。写文字确实很累，心里酝酿一个题眼，便有了写作的冲动，就像母鸡嫫^①蛋，憋足憋够了不管蛋大蛋小必须要嫫出来，有时候躺在沙发上吭哧吭哧写文字，妻儿便笑话我说：“又嫫蛋哩？”这个时候便免除了我的家庭“劳役”。蛋嫫出来后，我自然很欣喜，经常发到微信圈里，让朋友分享我的快乐，就像母鸡出窝叫唤的那样：个个大！时间一长，蛋嫫了不少，也有了十多万字，有好事者便撺掇着要我出本小册子，于是便有了这个想法，自己就给这个小册子起名为《嫫蛋记》。

人年纪大了好回忆，所以写自己的人生多一些，写童年、写青年、写人生经历，虽说不是奋斗史、创业史，但平平常也是真。我是个性情中人，回忆往事，总会想起许多值得怀念的亲人和朋友，他们就在我面前晃悠，我就凭自己的感觉写下来，写的不一定像，有的甚至写的有点“丑”，但绝对没有丑化的意思，都是我最亲近的人。家乡在我心里很重，我生于斯长于斯，每当我在外工作不如意时，常常回老家看看，在荒岗走走，在田地里转转，和发小、街坊、爷们喝喝闲酒，扯扯家乡的事，这样气也顺了，心啥都想开了，于是也想把家乡的事写出来了。和爷爷年龄一样大的人大都作古了，村里曾经发生的故事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，古老村庄的痕

① 嫫(fàn)蛋，河南方言，母鸡下蛋的意思。——编者注

迹也就慢慢消失了。我十四岁出来上学，对村里的故事了解得很少，但我必须把知道的写下来留给后人，哪怕挂一漏万也要留下点东西，要不根都没了。

出版一本书大都要请名人写个序，我这本小册子羞于拿出手请名人看，更不敢央求名人写个序，怕贻笑大方，所以自己给自己写个吧。在这里，真心感谢书法大家王学岭先生专门为此书题写书名，也感谢为出这个小册子而撙掇、而鼓励、而无悔投入的每一个人，同时也感谢 QQ、感谢微信！



杨杰，1965 年出生，1986 年毕业于河南警察学校，先后任县公安局任侦察员、县委宣传部新闻通讯员、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、乡镇党委副书记，1997 年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、组织部长，2006 年，调任周口公安任纪委书记、副局长。

作者在农村度过青少年时代，参加工作后，先后在多个领域不同岗位锻炼，具有较为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，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从事宣传工作时，在中央、省级报刊发表新闻作品两百多篇，多次获中央、省级新闻奖。近年来，工作之余，在网络刊物、自媒体平台进行文学创作，其三十多篇作品已在报刊发表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我的故事

- 003/ 牛屋里的童年
- 007/ 我的乡村学涯
- 011/ 少年糗事
- 015/ 年少时光里的故事
- 020/ 少年“杏”事
- 023/ 放炮有瘾
- 026/ 和父亲的一场抗争
- 030/ 我的高五生活
- 034/ 一段相声的记忆
- 044/ 摩托随想
- 046/ 滚来滚去
- 050/ 照相
- 054/ 盖一所房子

- 058/ 当镇副的日子里
063/ 人争一口气
068/ 迷瞪
070/ 智斗
073/ 路正长，从头越……

第二章 我的故乡

- 077/ 黄土岗、老井与冢子
081/ 尹郭寨故事
085/ 回乡小记
091/ 红薯的记忆
095/ 锄地
099/ 唢呐声声
103/ 说书人
106/ 夏夜凉风
108/ 胡辣汤与爆米花

第三章 我和亲人

- 113/ 父亲
123/ 仁慈的奶奶与少年的我
127/ 陪着爷爷去山东
130/ 怀念姥爷

134/ 梅姑

第四章 人生之缘

139/ 我的四位恩师

143/ 老寨

147/ 赫尔爷

151/ 桂兰姐

155/ 傻坤爷的故事

159/ 同名之缘

第五章 品味生活

165/ 麻将圈里有学问

167/ 麻将有鬼

169/ 烟·戒

171/ 读《半生缘》

173/ 再读《围城》

174/ 民国爱情

177/ 中国式爱情

180/ 秦淮河的灵魂

182/ 幽梦匆匆——叹陆游

184/ 丁香树

第六章 旅游散记

- 191/ 草堂
- 193/ 国庆漫游
- 197/ 静沉的山村
- 199/ 南游纪事
- 203/ 印象珠海
- 206/ 佛山感怀
- 209/ 丽江之行
- 223/ 游古柏渡
- 224/ 加里农庄

第七章 纪实文学

- 229/ 汗洒天山
- 280/ 八千里路云和月

第一章 我的故事

牛屋里的童年

我是牛屋里长大的，所以对牛有一种天然的感情，喜欢牛的品质、牛的性格。我额头发际里比别人多长个“旋”，又属金牛座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牛托生的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爷爷一直都是生产队饲养员，也就是一个喂牛的。因为喂牛的活又苦又累，都是老实人干的，所以奶奶和爷爷吵架，总是嚷爷爷是个捣槽底喂牛的。可在我的眼中，爷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十多匹牲口被他喂得膘肥体壮，他掰开牲口嘴一瞧，都知道牲口几岁了，哪个牲口啥脾气，他一清二楚，一匹别人不敢使的暴躁的骡子，见了爷爷啥时候都是乖乖的！

我是爷爷的长孙，那个时候村里也没有幼儿园，便跟着爷爷玩，牲口院就成了我的“伊甸园”。院里有个平常垫圈用的黄土堆，我常站在高土堆上数牲口，爷爷喂了两头驴、两头骡子、四匹马、五头牛，这些牲口就像是我的伙伴，感觉我就是个“弼马温”。天落黑了，我就帮爷爷一头头往屋里牵牲口，爷爷喂它们时，常常和它们对话一般。哪个牲口拱槽了，哪个牲口争料了，爷爷都会不断地责骂，我也常拿着小

棍子，对有不听话的就敲上两棍子，学着爷爷的口吻教训几声。生产队还有一个饲养员，姓张，他在南面的牛屋喂牲口，年龄和爷爷差不多，我喊他顺爷。爷爷和顺爷都是碎嘴子脾气，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天天吵架，我也和顺爷结下了“仇”，常替爷爷报复他，趁他不注意把他的帽子扔到房顶上，有时候把他坐的小板凳藏起来。他骂我是爷爷的马驹子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顺爷得了重病，爷爷带着我去看望他，他俩说了很久的话，就像亲兄弟一般相互叮嘱，没多久顺爷死了，再也没人和爷爷吵架了，爷爷却难受了很长时间，时常提起顺爷，我知道从此再也见不到顺爷了。

牲口屋是生产队的公共俱乐部，一到冬天的晚上，南北两个牲口屋挤满了人，因为牲口屋暖和，遇到寒冬腊月，屋里日夜生着柴火。爷爷烦吵闹，让年轻人都去南屋玩，南屋喂着一头“叫驴”，只要有人进屋，就会儿哇——儿哇的叫上几声，大概是表示欢迎的意思。爷爷这屋都是些老一辈的人，这些人，有的眯着眼躺在草窝里，有的坐在火堆旁烤火，别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，爷爷却是忙着喂牲口，一会儿加草拌料，一会儿担水喂牛，牲口喂三遍便喂饱了，这大概就到了晚上九点多。

我冬天都爱在牲口屋跟着爷爷睡，在这里听到好多他们讲的奇闻轶事。爷爷说得最多的是民国三十二年荒景上的事，说他逃荒到陕西的路上如何艰难；但说起给人家扛长工，却有十分的幸福感，说东家如何对他好，农忙时节每天中午蒜面条随便吃，这 and 在学校里听老师讲的，地主让长工吃糠咽菜不一样。说起马金保饭量大，说他去黄河花园口堵口子的

路上，和卖饭的打赌，如果能吃五十碗捞面条，老板不要一分钱，马金保一口气吃了四十五碗还没吃饱，伸手还要端碗，卖饭的老板一看这情景，乞求他说：“客官，算我输了行了吧，剩下的五碗让我卖成钱吧，要不明天做生意都没本了。”他饭量大，干活劲就大，有次下雨抢麦场，一不小心，用桑杈把碾麦用的石磨子扔到麦垛上。他们也常常说鬼故事，活灵活现，我听着瘆得慌，吓得夜里不敢出门尿尿，没办法半夜起来，就对着卧着的牛脸尿，谁知道牛不但不烦，还伸着舌头接着喝，大概是小孩尿不骚气又咸咸的缘故，最后这个动作成为常态。

我上学放学都经过牲口院，每天都拐进去转一圈看看，我慢慢地长大了，那个喝我尿的老骝牛慢慢老了，我听队长跟爷爷说改明把牛杀了分肉吧。我对这个牛有感情，坚决不让爷爷同意。有天放学不见那头老牛，就连忙跑到生产队后面的保管院，看到老牛已经被杀掉了，牛头卸在地上，两只大牛眼还瞪着。和我朝夕相处的老牛就这样被杀了，我气得快要流泪。晚上生产队的爷们在牲口屋支个大锅，要煮牛骨汤喝，我说这老牛经常喝我的尿哩，你们不嫌骚气！队长说猪还吃你的屎哩，你就不吃猪肉了？

爷爷的牲口屋邻着村口的大路，经常有外乡人投宿，大都是些钉锅的、镶称的、换针线的货郎担，我家人口多，粮食紧，爷爷过得很仔细，吃馍连馍花都不让掉，但遇到这些人，常从家里拿给他们俩馍带上。我很纳闷，问爷爷为啥白给他们吃，爷爷说他逃荒到陕西要饭，正好一家过油，这家人给了他一碗油炸丸子，他一辈子都没忘，做人要有怜悯心呀。

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日子如白驹过隙。童年时候的牲

口院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，在牛屋内聊天的老人大都作古了，但记忆中童年的牛屋仍历历在目。在这充满着牛粪味的牛屋里，我懂得了许多道理，勤劳、友爱、善良、回报、仁爱都包含在朴素的故事之中，这是人的立身之本。